

## 光阴故事

## 修行

□ 陈爱松

那时候，村里还没有通自来水，吃水要到二里外的寨上去挑。清早担水是家家首要的事儿。一口井，半个村子用，到了井上要排队。

有人来得晚，赶上又有事，看见长长的桶队心里就急，两眼在熟识的人中来回扫，看见瓦罐，眉头开了：“瓦罐哥，家里等着水做饭呢，孩子上学要迟到了，让我先打水吧。”

瓦罐二话没说，把前面的人不推不拉，给他让出一块空来。瓦罐笑笑，把前面的桶往后面挪，给他让出一块空来。

一次，排到后面的人不愿意了，说：“我家里也很忙啊，瓦罐哥，你要让他，你挪到后面去。”瓦罐真的不吭声，拎着桶到后面去。插队的就有些不好意思，提意见的脸上也挂不住：“你看看……你这个人，我只是说说……”

后来多年，瓦罐成了村里打水最早的人。大家刚刚推开门，他已挑着第三担水回来了。

伏天里，玉米地里锄草，一进去就是一身汗。中间休息，男人们坐在地头柿树下歇，一袋烟再抽不完。反正记工分，干多干少一个样。老七想解手，转到另一边地头，听见有响声。一看，是瓦罐独自在干活。不急不躁地锄着，锄头还特意搂一搂，草根朝着天，像是在自留地里一样认真。老七后来对别人说：“嘿，看见我，他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真怪。”

那时家家养猪，一年花销都指望它呢！下工了，都会带一筐猪草回来。有人精明，草下面往往藏着嫩玉米、新红薯、绿豆荚什么的，但瓦罐从不做这样的事。有次他挎篮子回来，说：“今天捡了宝贝了。”媳妇以为他开窍了，高兴地接过篮子，翻到底部，却全是野苋菜。宝贝呢？“多好的苋菜啊！一大片，嫩着呢。”媳妇狠狠瞪他一眼，把篮子往地上一扔。撵好红薯面条，往碗里一捞，没他的了。他笑笑，把苋菜焯了水，用蒜盐水一调，端到一边吃去了。最后媳妇又撵了面条，让儿子给他端去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这苋菜好吃着呢。”

瓦罐是跟村里人不一样。听人说，以前日子穷，瓦罐

爹带着他要饭，走到洛河北，见白马寺在施粥，就在白马寺附近留下来。看看瘦成火柴头的儿子，就狠下心，把八九岁的小瓦罐留在了寺庙里。土改后，分了地，分了牛，有了饭吃，想起可怜的儿子，就去接瓦罐回家，那时瓦罐已长成了小伙子了，跪在师父面前，舍不得走，师父却摸摸他的头，说：“出家是修行，在家也是修行，跟你爹回去吧。”

后来瓦罐娶了媳妇，生了三个儿子。当过和尚，似乎是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儿，别的小孩与瓦罐家儿子发生了小纠纷，就“和尚儿子，和尚儿子”地叫。

瓦罐脾气那么好，万事不争，却被推到前面当了多年的生产队干部。

生产队的保管先后换了几个人，年底总是对不上账。大家意见都挺大，有人提议选瓦罐，赢得一片赞同。

人心就是这么怪，明知道占便宜不好，自己却想占；哪怕自己想占，也看不上好占便宜的人。

也有人不甘心：“他情面那么软，怎么能看住门？”

没想到瓦罐却同意了，只是提出两个条件：取放物品，必记账签名。粮油仓库挂上三把锁，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各管一把锁的钥匙，三人到场才能开门。

每次队长与会计来找他取粮油，他都会把签名的纸条，郑重地放入一个钵盂样的胖黑瓦罐中。再一同开锁，取物，锁门。

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。”家里三个儿子正长个，一到家就喊肚子饿。媳妇明说暗说他：“仓库里原来的东西咋对不上号？就你精，就你能，就你知道挂三把锁！其实就你憨！”

年底，抱出瓦罐。一算账，与仓库里剩余的粮油分毫不差。于是，“瓦罐保管”的外号就叫开了。

每年贴春联时，他都会给胖黑瓦罐盖子上贴一张黄纸，写上“戒烟戒贪”。黄纸黑字，有点像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上的咒语。队长笑他：“这戒贪好懂，这戒烟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你也觉得自己有点傻？”

后来，包产到户了，三个儿子也长大了。盖房，娶媳

妇，都是迫在眉睫的事儿。媳妇愁眉不展，说瓦罐：“别人都能外出挣个钱，你准备看着儿子们打光棍呢？”

瓦罐背着被子卷儿也出去了。半年后，汇款就回来了。以后每月都会汇回一笔钱。眼看着盖起了新房子，娶进了儿媳妇。瓦罐媳妇眉开眼笑。没想到瓦罐竟挣住稳当的大钱了。到底他打的啥工？村里人都猜测，可他家里人也说不知道。

一年秋天，村里做生意的老海，在浙江一个有名的寺庙里，遇到了一个和尚，穿着僧袍布鞋，不急不躁地扫庭院里的银杏叶。起初，他没太在意，扫了一眼，忽然发觉像一个人，再一细看，那不是……瓦罐吗？他走近，试探地叫了一声：“瓦罐叔。”和尚停下扫帚，看看他，面容平静，单手竖在胸前：“阿弥陀佛。”

消息很快传到了村里。人们这才恍然大悟：怪不得，怪不得……那表情与语气的含义是丰富而复杂的。

有一次，村主任竟然收到一大笔汇款，是瓦罐寄的，注明用于给村里安水管。当时村里筹备建水塔，通水管，正缺钱不够呢，这笔汇款真是远水解了近渴了。

瓦罐的所有历史细节又被人们翻出来一一晾晒，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，每到月底，庙里的和尚们发工资，不是数好的票子，而是排着队去功德箱里抓钱，一人抓三大把，都是大票子。男人们直喷鼻：“要不，也找找瓦罐叔说一，说，当和尚去？”当然，大多数也只是过过嘴瘾而已，家里地里，媳妇孩子，都放不下，离不开啊。

瓦罐自从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儿子们娶媳妇没有回来，老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回来，只有一张汇款单。附言中写着：误入尘网中，一去三十载。世间债已了，从此无挂碍。儿子们看得懵懵懂懂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可是汇款却不再来了，赶紧去那个寺庙寻找，得到的答复是：有这么个出家人，法号戒痴，外出云游去了。再问，答曰：云深不知处。

从此，村里人再也没有人见到过瓦罐叔——不，戒痴和尚。

## 时令走笔

## 旧时怎样过元旦

□ 杨群灿

元旦是一年之始，把每年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，是国际通行的公元纪年法，我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才采用。古代的元旦则是指农历正月初一，也叫元日；汉朝时把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称“春节”，南北朝时甚至把整个春季叫“春节”。既然同样是一年之始，不论古代还是今天所指的概念，本文姑且皆以“元旦”而笼统称之。

对一年的更替，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感受。有副古联“老子回头，不觉重添一岁；孩童拍手，喜得又遇新年”，是说年纪大的，感叹逝水流年，白驹过隙；年纪轻的，则兴致正高，以为生命无穷，正应了辛弃疾的那句名言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。今天我们过元旦，想来想去，没什么特别的仪式，亦未形成什么固定的民俗，对上班族而言，无非挪挪换换凑了三天假期而已。

那么，过去人们是怎么过元旦的呢？

听父亲讲过，他在本街石家私塾上学时，每逢过元旦，姓袁的老学究要带着学生恭恭敬敬地向孔子像下拜敬礼，然后指导大家在大红笺纸上，认真书写“元日开笔，读书进益”，给街坊做生意的书写“元日开笔，百事大吉”之类吉祥语句，在讨个口彩的同时更希望新年里学业长进，事业兴旺。

袁先生还给弟子们讲故事，说清代有个叫梁章钜的，是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，也是卓有成就的学者、文学家，他一生著述甚丰，在清代罕有其匹。他说小的时候，每逢元旦，父亲就会让他写“元日开笔，读书进益”；大一点了，让他写“元日开笔，人洋第一”——那年梁也凑巧得了第一；到应举那一年，父亲让他写“元日开笔”，一语双关——同样凑巧的是，那年梁果真又中了举人。梁章钜问父亲这种风俗起于何时，其父认为明朝已有，典籍中有“岁朝把笔，万事皆吉”的记载。道光年间，梁章钜因患病打算辞去江苏巡抚的职务，同僚们都劝他只请假就行了，没必要连乌纱帽都不要了。到了元旦那天，同僚们相约去看望梁章钜，看到梁的案头上放了张写着“元日开笔，归田大吉”几个大字的红色宣纸，墨汁淋漓，像是刚刚写完，知道他心意已决，就不再多劝了。由此可见，梁章钜一直保持着元旦开笔、举笔或把笔的习惯。

明末鄢县（今河南省鄢陵县）知县刘振之，曾经神神叨叨地“书一小简，藏篋中，每岁元旦取视”，看完后，“辄加纸封其上”。多年来，家人一直不知道那纸条上究竟写了啥内容。后来，李自成义军破城，刘振之死于乱刃之下，家人拆开封条，看到纸条上写的是“不贪财，不畏惧”九个字。显然，刘振之把这几个字设为了做人的底线，每逢一年之始就拿出来勉励自己，非常郑重。《明史》对这个芝麻官的记载十分简单，只突出城陷之时，“振之秉笏坐堂上。贼索印，不与，缚置雪中三日夜，骂不绝口”。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，却有力地印证了刘振之确实实践了“不畏死”，以此推之，估计“不贪财，不好色”他做得也很到位。

当过明朝嘉靖皇帝首辅的申时行，罢相归乡，每逢元旦必作一首七律给同乡同庚的朋友王伯谷看，王伯谷“即和而答之”，之后申时行把两首诗并排贴在墙上，“直至岁除不撤”，第二年元旦再把新诗换上。如此坚持下来，两人竟然玩了21年，“岁岁皆然”，怡然自得。王伯谷死后两年，申时行也去世了，人们说，这老哥俩到了地下如果还继续酬和，不知道把诗贴到哪里呢？明朝还有个叫吴扩的也喜欢在元旦写诗，但他的诗不为友情而作，而是“明珠往上翻”。严嵩主政时，有一回他写了首《元旦怀介溪阁老》（介溪是严嵩的号），一同僚开玩笑说，你以新年第一天感怀当朝第一官，若按官阶排下来，怀念到我们这里时，至除夕之日恐怕也难以轮到。虽是戏谑之语，鄙夷之意溢于言表。

新的一年，伴随着新的希望，不论单位还是个人，都会在这一天列个规划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达到一个什么目标。朱熹有首七言绝句：“少年易学老难成，一寸光阴不可轻。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他用切身体会，语重心长地劝导人们，光阴在再，应该珍惜自己美好的年华，想要增加生命的密度，提高生命质量，切莫让可贵的时光从身边白白地溜去了。

## 若有所思

## 本命年

□ 郭亚格

又到年底岁尾，心里很多感慨。

明年龙年，就是我的本命年了。

这一年，每天上班，下班，偶尔读几本散文，几篇小作印成铅字，满足了多年的心愿，不为那碎银几两，只为年少的梦终成真。

曾意气风发地投稿，却总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，唯有日记的习惯保留了下来，至今还保存着那泛黄的日记本。

文学是飘浮于云端的梦，生活是坚硬的水泥路。前段日子出外意外，住院一月有余。庆幸只是场小事故，没落下脑瘫症，没落下断胳膊腿的残疾。

这年纪了，平安很重要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母亲独自抚养我们兄妹三个，饿肚子是家常便饭，却也能忍受，唯独外人眼里的那种不屑、轻视，仿佛嵌入心底的刺，让我多年之后依旧难以释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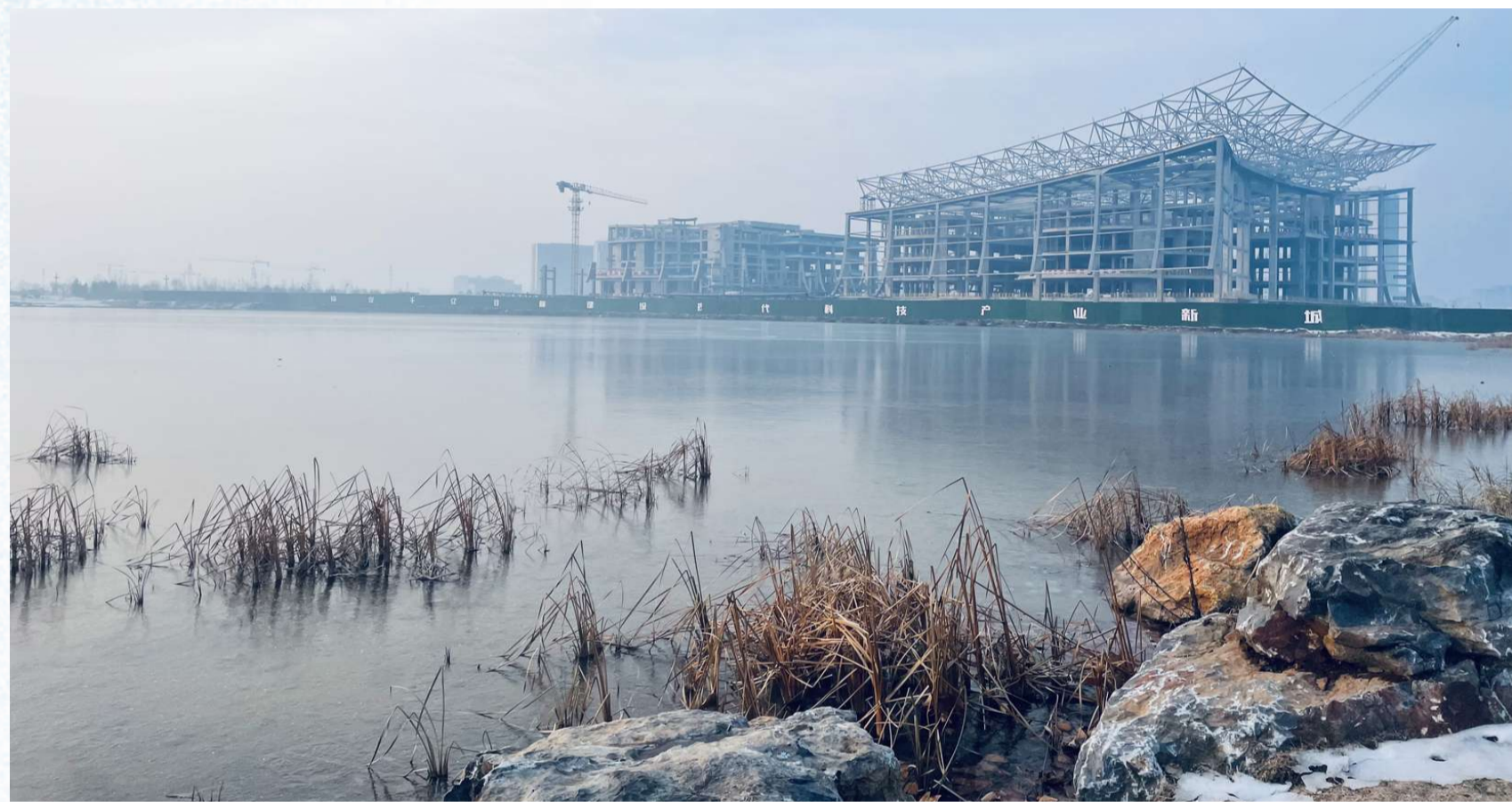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性格刚强，从小就教育我们，要坦坦荡荡做人，不能偷不能骗。弟弟这几年在海外打工，闲暇之余或练习八段锦、站桩，或者骑自行车穿越小岛，视频里看他红光满面、身材修长，平和自足的样子给人健康、踏实的感觉。

人到中年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超越人生的境界？

人人都在追求幸福，何为幸福？别人碗里的山珍海味未必消化了，小米粥、甜面叶可以让胃里舒缓、顺畅，偶尔炖锅红烧肉，更是无上的美味。小家有爱，三餐有着落，这就是咱们寻常百姓的幸福。

这一年，搬了六次家，心里还是惦记那个从小长大的村庄，每每想起就忍不住黯然神伤。

本命年，闺蜜说穿红避邪。我是不是也去买个红衣服，闺蜜捂耳密语，该穿红内裤，我莞尔一笑，好，立马去买。本命年马上就要来了，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一切都顺遂！



冬韵

阮现武 摄

## 丝路花雨

## 冬寒书香暖

□ 苗君甫

不知不觉间，冬扑面而来，寒风也不期而遇。雾浓霜重，天寒地冻，冬寒书香暖，寒冷的季节里，书是最好的取暖神器。

清晨，在餐桌前翻看汪曾祺的《欢喜八事》：草木散文、美食散文、生活散文、艺术散文、游记、现代诗、经典小说和作者晚年自传等八个方面，构成了汪曾祺先生的八大欢喜。寻常的生活小事，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成了难得的生活乐趣，桩桩小事中不仅透露着先生对世间生活

清新淡雅的诠释，还透露着暖暖的人情味。而汪曾祺先生行走于大江南北的游记，在缱绻的诗情和淡淡的哲思中，先生对祖国壮丽山河无比热爱的心情，也让我的心里暖洋洋的。被文字温润身心的同时，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品味人间有暖，生活有趣，心中有爱，人生有欢喜！生活在如此美妙的尘世间，怎会不心生温暖呢？

午后，在阳台上阅读乔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。“宝水”是小说中一个村庄的名字，位于豫北太行山深处，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的过程中，发生了一系列故事。宝水村因为转型，获得了多元力量的参与和支持，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。乔叶笔下的乡村，既不是甜美的田园牧歌，也不是逃离的荒废故土，乡村生活会存在一些问题，但这些问题当中，同时也涌动着新鲜的希望。就像我们的生活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困惑，但这些烦恼的背后，依旧是我们旺盛生命力的体现。早早躺平，自然不会有烦恼，有烦恼代表着

我们还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，这不就是温暖的希望吗？

晚上，在被窝里读唐诗。翻到白居易的《早冬》：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霜轻未杀萋萋草，日暖初干漠漠沙。老柘叶黄如嫩树，寒樱枝白是狂花。此时却羡闲人醉，五马由人入酒家。”在诗人的笔下，即使是时值萧瑟的早冬，但冬天的景色里依然有着春天般的可爱。尤其是“似春华”三个字，让我的眼前幻化出一幅早春美景图：雪化了就是春天！我仿佛听到了山涧的潺潺流水，闻到了春日鲜花的芬芳。感官的体验，让我悄然置身其中，生命的美好和希望，情感的温暖和阳光，徜徉在如此美好的意境中，怎会不心生温暖呢？

元人翁森在《四时读书乐》中写道：“读书之乐何处寻？数点梅花天地心。”我想，冬寒书香暖亦是独一无二的读书之乐吧——乐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里，可以借文字取暖，可以用文字启迪心智，可以乘文字之翼放飞心中的期冀，抵达梦想的彼岸！

## 开卷有益

## 洗热水澡

□ 陈俊峰

掉了一层盔甲，面对衣服，都嫌衣服太脏了。也洗饿了，渴了，肚子咕咕地叫，看到诸葛街上刚出屉的水煎包子，香气飘过来，自行车蹬不动了，可是我们没拿一分钱。渴是可以解决的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扒开雪，把一层有灰点儿的表层去掉，抠里面干净的雪，几口吃下去，直叫人打寒颤。

30年以后，我还记得洗澡后吃雪的情景。那时，我心底有个声音，要是能天天洗热水澡该有多好！这个心愿早已实现了，有暖气，冬夏能洗澡，可是，每天洗澡确实可烦，总是被妻子催几遍，才勉强冲一冲。

没有条件时的热切盼望，有条件时又觉得平凡无奇。现在的人，为什么喝着蜜不知道甜呢？感恩生活给予我的落差，让我在与过往的对比中体会到了幸福！

第一次洗热水澡大约上初一，之前的认知是冬天不用洗澡。我的一个街坊在诸葛水泥厂当搬运工，说到洗澡这个话题，他说道：“我们天天洗热水澡，都烦了！腻了！”他的话让我羡慕不已，那时候，我还从未洗过热水澡。夏天，总是在酒流沟的坑洼里跳水解暑，冬天洗热水澡？那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，人家还嫌烦、嫌腻！他该多么高傲，尾巴翘得有多高。

我总拾些农村俗话，女人三有理，出嫁、生孩子、死去；女人三洗澡，出嫁、生孩子、死去。女人一辈子洗三次热水澡就是对“三有理”的恩赐，最后一次已经感觉不到水的温度。

“冬天洗澡能不冷？”想着这些俗话，我的目光带着大大的问号。“一点都不冷，还出汗！”他的回答更让我惊奇了，冬天洗澡还能出汗？那劈柴火堆得多高？那煤球得烧多少？

“快过年了，叫您家大人跟我说一声，我带你们洗澡去！跟着我，不掏钱！白白净净过个年！”

第二天下午，我们三四个伙伴在大家人同意后，跟着街坊去洗澡，因为街坊上的是下午的班儿。那是一个干冷的下午，麦地还覆盖着雪，有尖尖的麦叶儿透出来，垄上的雪化了，漏出大地的脊梁。柏油路上，中间是干燥的路，约一人来

宽，两边是干硬的冰和雪，车辙一道一道的，自行车不小心骑上去，啪啪得响。风又大又冷，像用刀子割一般，还时不时刮起来跟人作对，把人刮成一叶帆，人赶紧勾着头向前面跑。没戴手套骑自行车，手冻得生疼，骑一会儿，停下来，用手搓搓脸，搓搓手背，指头里面感觉有虫子咬食，跳着疼。

街坊掀开黑油脂黄布门帘，我们都钻进去，街坊去给看门的大爷说了几句，又过来，说道：“你们洗吧！我得上班！洗了你们一起回去！衣服就搁那上面！”不会丢，没人要！”我们一进澡堂就感觉热气扑脸，蹬车子已经把身子蹬热了，又这么内外夹攻，感觉燥热起来。澡堂有两个方池子，水上袅袅地冒着白烟，水看上去很浑浊，透着水泥的铅灰色。街坊指指那个只铺着苇席的床板离开了，我们就把衣服脱下来，在角落堆一堆儿，几条黑泥试探着下去，水温温的，不烧，整个身子潜进去，暖暖的，麻麻酥酥的，舒服极了。

水给我们一搅拌，显得更浑浊了。母亲常说：有脏衣服，没有脏水。能看到各种颗粒在滚动，能嗅到腐肉的气息，可是，它是热水。洗得真舒服呀！手泡得白胀胀的，像枣树皮。确实洗热了，个个漆黑的头发贴在额头，脸蛋绯红绯红的。也洗轻了，感觉身体轻松了、舒展了，好像卸